

！啊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VIII

蘇聯第八次全國
蘇維埃代表大會

李特維諾夫

蘇聯爲世界
和平堅強支柱

一九三六年印行

224
4022

李特維諾夫

在蘇聯第八次（非常）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

蘇聯爲世界和平堅強支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錄

一、法西斯主義是摧殘民主主義與自由的惡魔·····	八
二、西歐國家的安全遭受着危險·····	十三
三、叛亂軍閥和武裝干涉者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戰爭·····	十五
四、「不干涉政策」的滑稽劇·····	十七
五、蘇聯人民對西班牙人民的深刻同情·····	二十
六、侵略乃是法西斯國家的綱領·····	二十二
七、戰爭挑撥者的勾結·····	二六
八、和平之敵的虛偽與裝假·····	二九
九、我們的政策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和平政策·····	三一

蘇聯爲世界和平堅強支柱

在蘇聯第八次（非常）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
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长李特維諾夫同志的演說詞

同志們！ 在座的代表們！

我要首先向你們聲明，我今天在這裏，並不是來講國際形勢概況，因爲在大會議事日程上，並沒有這一項（笑聲，表示贊同），我祇是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要說幾句話。斯大林同志已經指出，國外輿論界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是如何值得我們的注意。既然我是坐在我國朝着外國的窗門口（笑聲），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要參加一點意見。

國外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斯大林同志已經給了一個極精確的分析。不過，

應當承認的，就是憲法草案在國外不僅受到了批評，不僅遇到了懷疑，而且也引起了激勵和稱頌。在國外某些輿論界中，向我們表示一種撫愛的神氣，好似我們是已經懺悔的浪子回頭一樣。好似蘇聯已經回到了歐洲的民主主義，回到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對於這個問題，我想給一些糾正的意見。

一 法西斯主義是摧殘民主主義 與自由的惡魔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對於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底實質就有特殊的見地。斯大林同志在其報告中，將蘇維埃憲法所賦予的各種自由，與那些名同而實不同的資產階級各種自由作比較的時候，他已經將這種見地清楚表示出來了。且即以狹義的有條件的資產階級自由而論，牠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中，確實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並無怪從法國大革命時代起，資產階級都以此自豪，可是，現時論到這種自由，大概我們可以說牠是一種已經要成為過去的事實了。

在實際上，在歐洲二十六個資產階級國家中，依然保存所謂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由的國家，未必會超過十個國家。其餘十六個國家，即歐洲三分之二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是法西斯專政和半法西斯專政的國家。有時，法西斯國家與半法西斯國家相互間的差別，並不是性質上的而只是程度上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同一顏色上的濃淡之分，或者僅是外表上標誌之不同。一部分國家公開宣稱自己為法西斯國家，而另一部份國家，在各方面都仿效法西斯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是因為由內政上，且有時由外交政策上着想，則寧願避免法西斯國家的稱呼。

在法西斯國家內，民主主義和自由是怎樣的情形，是用不着多說的。法西斯主義是以排除民主主義和任何自由而自炫的。法西斯主義究竟是什麼呢？我倒想給牠一種不是什麼哲學上，科學上，而是一種通常的定義，同時也是一種恰當的定義。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曉得，有些什麼矛盾腐蝕資產階級的社會。這些矛盾不僅沒有除去的可能，而且不可避免的發展與加多。這些矛盾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果，已特別尖銳化了，並在一九二九年所開始的經濟危機上，清楚的暴露出來。在一些國家內，許多政黨交相更迭當權，但並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克服了這一危機。國民的不滿情緒，就在這一基礎上增長起來了。好了，在政治舞台上，便出現了或者說便

由「上帝派來了」一個英明的人物。他以拯救國家於窮途而並不絲毫觸動國家底根基爲己任。且他所採用的方法，倒也真是太「英明」了，而且真是太簡單了。祛除不滿情緒以及祛除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如果是不可能的話，那末排除那些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則是輕而易舉的（全場大笑）；只要實行以下辦法，就夠了，制止公民表示不滿情緒，剝奪所有他們藉以表示意見，表示願望和表示要求的工具，取締與禁止他們刊行報紙，集會，結社和組黨，至於對那些執拗的及加過特別罪名的份子，則創建與設備一定數量的監獄和苦工營，以及絞刑具，斷頭台，而對於一部份異種血統的居民，則宣稱他們不在法律保護之列，而聽任另一部份居民蹂躪與掠奪。這也就叫作法西斯主義（笑聲，鼓掌）。既然如此，那裏還有民主主義與自由的餘地呢！

可是，你們也許會說，這種鎮壓公民的方法，並不得妄稱爲什麼空前創舉，而且你們中間讀過作家烏斯賓斯基作品的人，一定要說這種方法是與巡丁梅木萊徹夫「捉去不放」的老法門，毫無二致的（笑聲，鼓掌）。你們有人也許會說，我們老輩人所熟知的「俄國人民聯合會」或者「米海意爾、阿爾罕格爾聯合會」，正是法西斯黨的前身（笑聲，鼓掌）。同志們，我並不同你們來爭辯這一點（鼓掌）。

我祇是想給你們一個關於模範式的法西斯國家裏自由情形的概念罷了，而現在法西斯國家或半法西斯國家與這個模範式的法西斯國家，都要相差不遠了。有一類半法西斯國家，其特殊之點，在於軍閥具有統治的勢力，牠指揮命令正式的政府，牠以暗殺行為威脅政府，且有時候實行暗殺，牠實際上是國家的主人翁。軍隊在民主國家內，本來似乎應當是替國家服務的僕役，而在這裏，牠却實際上已變為統治國家的太上主人了。

我已經說過，在歐洲總算有十個國家，依然保存着純粹民主的外表。保存了嗎？是的，但能否長久保存——問題正在這裏。無論如何，在這些國家內因為受了法西斯國家不惜高價賄買所進行的宣傳的影響，而且正是由於這種宣傳，公開鼓吹消滅民主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殘餘之份子，是在發生與強大起來了。在大多數這種國家內，已經實際上提出禁止這個或那個政黨的問題。工人階級和農民底政黨，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底政黨，當然通常都在被禁止之列。我們已經說過，勉強鎮壓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剝奪他們實行團結與聯合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法西斯主義底開端。有時，政府雖然依靠着人民的最大多數，依靠着國會的大多數，可是，牠簡直受少數人的威脅，而不得不多半聽從他們的意見，只要在這些少數人手中，具有充

分數量的肆意鼓簧的報紙就成了。這些報紙的意見往往冒稱代表全國民意，而這種冒稱究竟有多少合乎實際，在不久以前的美國選舉實例上，就曾看出了。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報紙都曾反對羅斯福總統，如果認定報紙是代表民意的話，那末，我們很可想像到美國全國都反對羅斯福先生。可是，羅斯福先生在選舉中却獲得了極大的勝利，獲得了最大多數的票數。很明顯的，各報雖妄稱自己為全國民意代表，而他們的輿論所代表的，有時却是極有限的少數人，或僅僅代表幾個報界大王或者是代表津貼這些報紙的幾個工業托拉斯。但是，雖然如此，而這一類的報紙，却往往能大大影響國家的內政外交，並使民主政府一籌莫展。至於大軍閥們，有時就在民主國家內，也是影響本國政策的重大因素。這種情況實未必合乎民主制的觀念。在這種國家內，當純潔的激進的份子與工人和農民，一齊企圖維護民主制度與自由時，他們就受到本國法西斯份子殘酷的攻擊，有時甚至受到本國軍閥的暴力摧殘；而法西斯國家及半法西斯國家，則從國外來幫助這些軍閥。西班牙的事變，正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西班牙有由全國大選所產生的政府，有完全遵照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一切慣例所選出的政府。可是因為這個政府宣佈了擁護民主主義，擁護自由，擁護國會制度等政綱，於是就有極少數的將領和軍官在外國法西斯政府幫助

之下，舉行了暴亂，企圖在法西斯口號之下來推翻這個政府。而尤其令人注意的，則是這一公開的有組織的鬥爭，在一些民主國家方面獲得同情的態度，甚至重要的幫助。

二 西歐國家的安全遭受着危險

同志們，現時歐洲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的命運，就是這樣的情形。也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人們論到憲法草案，說我們是回到了歐洲民主主義的家庭，回到了資產階級自由的家庭時，我們並不能特別感覺得意。而且，要是正確些說的話，我們是把民主主義和自由的旗幟，把那由衰老的資產階級之毫無氣力的手中正在墜落下去的旗幟，拿到自己的手中，並以新的豐富的蘇維埃的內容，把這種觀念充實起來（鼓掌）。

蘇聯雖然是民主主義和自由的支柱，可是牠並不號召建立什麼國際間的同盟，以進行反對排除民主制和自由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我們，我們國家，對於任何國家內部的法西斯制度，都是不聞不問的。我們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之加入

國際聯盟，統是建築在兩個體系——社會主義的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體系——和平共處原則之上的，並且我們認為法西斯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的體系以內的現象。但現時法西斯主義，已不復是信仰法西斯主義國家內部的事宜了。過去有過時候，法西斯主義創始人，莫索里尼先生曾聲明過，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什麼輸出品。我們應當公正地說，莫索里尼先生在許多年當中，確曾遵守他自己這一聲明，而沒有把在意大利境外傳佈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當作外交政策之要素。但是，這一個時期，是有限的，是當莫索里尼先生底法西斯主義還沒在柏林受過補習訓練，或者如我們所常講的，還沒有提高熟練程度（笑聲，鼓掌）以及還沒有被德國的所謂的民族社會主義理論所浸潤以前為止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則不同，牠在本國一經立足，便將自己的活動也移到國外。證據確鑿的判明，民族社會黨幾乎在各國到處都佈有牠的代辦機關，並絕不像法西斯正式代表們想使我們相信的一樣，民族社會黨在這些國家內的活動，乃是在於給其代理人以社會上的和文化上的幫助。這些代理機關，在其駐在的一些國內，在公民當中進行廣泛的法西斯主義的宣傳，積極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挑唆一部份政黨反對另一部份政黨，創辦報章雜誌，或給以津貼，不避嫌惡的進行偵探工作且並不惜採用暗殺手段，而完全不遵

守其所駐在國家的法律。不久以前，就在我們蘇聯也曾破獲了這類的代理機關。不過就這種法西斯主義國外的活動，也並不能絲毫恐嚇我們。牠的這種活動對於別的一些國家，對於那些國家的生存，的確是一種實在而巨大的危險，可是對於我們，牠是無可奈何的。在我們蘇聯領土以內，我們很容易用自己的力量來對付這種活動（鼓掌）；我們決不會請求什麼外援來防範牠，也決不會爲着這個目的去訂立什麼國際的同盟與協定（鼓掌，笑聲）。

三 叛亂軍閥和武裝干涉者反對西班牙 共和國的戰爭

當法西斯主義的國外活動，採取牠在西班牙所採取的那一種形式的時候，牠就成爲更重大的危險。自從西班牙民主選舉產生了西班牙政府，表示出人民對於這個政府的信任和忠實，以及右派的政黨完全遭受了失敗以後，如果德國法西斯主義或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至這兩國的法西斯主義一起，事先沒有允予援助的話，叛

亂軍閥，未必敢起來作亂反對合法政府；這在現時看來，已屬毫無疑義了。可是牠們不僅允予援助，而且實際上已經予以援助。叛亂軍閥暴亂的號召並沒有得到西班牙海陸兵士的響應，因之叛亂軍閥乃不得不乞援於摩洛哥人及由外國人所組織的僱傭軍隊，即由各國的冒險份子和刑事犯當中招募來的軍隊。佛蘭哥將軍利用這種兵力起來反對西班牙人民，利用這種兵力進攻西班牙京城。然而如果佛蘭哥沒有德國和意大利的飛機和軍艦之供給的話，那末就是駐紮在摩洛哥的這種兵力也是不能調到西班牙來的。你們要注意，那時德國和意國，還與西班牙政府保持着外交的關係，所以牠們干涉西班牙內部的鬥爭，實係公然破壞最起碼的國際義務。德國法西斯主義總以亞利安人種的保護人自居，而牠竟統率不屬於亞利安人種的摩洛哥人去與屬於亞利安人種的西班牙人作戰，牠對於這一點，顯然絲毫不害羞。（鼓掌，笑聲，全場歡動）。德國和意國毫無忌諱地公然宣稱，牠們之所以擁護佛蘭哥將軍，乃是因為牠們不願在西班牙有民主的政府，有統一戰線的政府，而願有佛蘭哥將軍所允諾的以法西斯原則為基礎的政府。很明顯的，德國和意大利，並不是為着法西斯主義，而需要在西班牙有法西斯主義，也不是要在那裏奠定什麼

思想上的學說。在這裏，法西斯主義實爲要達到其他的完全不是思想上的目的的一種工具。

四 「不干涉政策」的滑稽劇

由法國和英國發起，以預防可能引起對於和平有威脅的國際糾紛爲理由，而訂立了不干涉西班牙事件的國際協定，規定不得以任何軍用品供給西班牙政府或叛軍。這種提議，無疑義地，是與國際關係的通常概念不合的，據通常的國際關係講來，一國政府，對於另一個爲牠所承認的國家政府，可以供給以任何軍用品，同時當其與某國還保持外交關係時，就不得對某國叛軍供給任何軍用品。雖然如

此，蘇聯政府，顧及到上述提議所根據的正式理由，因而贊成了這種提議。蘇聯政府當時且認爲，這種協約如果爲一切國家所誠實遵守，那末對於西班牙政府實際上就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爲佛蘭哥將軍只憑自身的力量，是無法阻止政府削平內亂的。我再重複說一句，我們之所以參加協約的當然前提，就是要一切訂約國都篤守協約。德國和意國，以及法西斯葡萄牙，對於邀請他們參加不干涉協定的提議